

(香港)

黃易

● 异侠系列之

大唐双龙传

柒



黄易作品集⑬

出版社

51
7

I247.58-5/
14:25;

黄易

作品集

· 玄奘取经

大唐双龙传

第 七 卷
二三至二六卷
册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双龙传/黄易著. -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39-754-8

I.大… II.黄… III.长篇小说: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746 号

大唐双龙传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扬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印刷厂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850×1168 1/32 74.25 印张 1862.8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39-754-8/I·662 定价:128.00 元

其人其书

黄易先生乃新武侠和科幻小说一代大师，自创“玄幻系列”和“异侠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动人的性格意境，深受港台读者热烈欢迎，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他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无论在超时空的国度里，或在古老日子里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看他的书，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了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

● 玄幻系列

大唐双龙传

〈卷二十三〉

香港·黄易

第一章 惊天秘密

徐子陵一言不发地盯曹应龙，好半晌后，才道：“曹应龙你一向以心狠手辣，悍不畏死

震慑湖北，忽然变得如此贪生怕死，分明有诈，我是不会上当的。”

曹应龙露出一丝枭雄气短的苦涩表情，道：“难怪徐兄有此想法，甚至稍前有人告诉我

曹应龙会为求生与人谈条件。我自己就第一个不相信，唉！徐兄可否暂摒手下说两句话？”

徐子陵犹豫片刻，终下令手下散往远处，但仍采包围之势，严防曹应龙逃遁。自己则跃下战马，来到曹应龙身前。

在他敏锐的感觉下，对方并没有提气运功，以恢复剧损的真元。

这曾横行一时的贼酋像忽然间衰老了十多岁般，露出心力交瘁的疲态，苦笑道：“适才我瞧徐兄以长棍洞穿见鼎的背心时，生出徐兄是个永远无法击倒的敌人的沮丧情绪，刹那间千万念头在心中掠过，就像忽然从一个梦魇里扎醒过来，感到自己满手血腥，罪孽深重，然后是万念俱灰，生不如死。”

徐子陵冷笑道：“若真是生不如死，就不会为求生向徐某人提条件哩！”

曹应龙点头道：“难怪会惹来徐兄这般嘲讽，实情是我在那种情况中，心中忽然升起一股被压制了二十多年的冲动和渴想，想去完成一个愿望，始会出言请徐兄放我一马。徐兄若怕被骗，我可先自动散去九成功力。只余少许保命防身，那徐兄将无后顾之忧，更可及时援救石青璇。徐兄若仍认为不可行，请立即出手取我性命，本人绝不还手。”

曹应龙就像变成另外一个人，语气透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味道，配合他说话的内容，使人完全没法怀疑他的诚意。

徐子陵心中却矛盾得要命。

论其所作所为，曹应龙就算死一万次都不足以赎其罪。且徐子陵早立下决心，誓把这大贼酋铲除。可是为了石青璇。他该否作这交易呢？曹应龙平静地道：“假若徐兄听后认为不值得的话，又或发觉本人所言有不尽不实处，随时可下手取本人性命，本人既不反抗，更不会怨怼。”

徐子陵讶道：“曹当家真的不怕我不论你说的是真是假，仍下手取你之命吗？”

曹应龙苦笑道：“那便当我临死前看错人，故死而无怨。”

徐子陵心湖中浮起石青璇疑幻似真，像永不能窥其全豹的玉容，涌起难言的滋味，点头道：“好吧！徐某洗耳恭聆。”

曹应龙沉吟片刻，好一会才压低声音道：“若我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说出，必难入徐兄信，幸好现在离天明尚有个把时辰，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徐兄曾否听过魔门的两派六道？”

徐子陵明白他话里的含意，因为若曹应龙真的自毁九成武功，则必须趁天亮前远远逃离险境，然后隐姓埋名，以避开所有和他有仇怨的敌人追搜。至少飞马牧场的人便不肯放过他，而徐子陵亦难以阻止。

徐子陵道：“我只听过邪道八大高手，却从未听过甚么两派六道，阴癸派该是两派之一，对吧？”

曹应龙点头道：“阴癸派被奉为魔门之首，皆因其拥有魔门的宝书《天魔秘》，与《慈航剑典》分别为邪正两道至高无上的经典。前者发展出两派六道，后者则是慈航静斋和净念禅院。”

徐子陵愕然道：“曹当家是否魔门中人？”

曹应龙苦笑道：“若非魔门中人，又怎会和杨虚彦扯上关系？”

见到徐子陵脸上闪过异色，忙道：“我虽身在魔门，但心中却对师门恨之入骨，皆因我成年后，在一偶然机会下，发现昔年师尊收我为徒时，竟下毒手尽杀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名之为『斩俗缘』，使我心中充满愤恨，偏又无力反抗，只能把仇怨发在别的地方，到今天才憬醒过来，过去就像一场噩梦。”

徐子陵首次对他生出少许同情心，问道：“令师是谁？”

曹应龙双目喷出仇恨的火，沉声道：“他就是连慈航静斋也畏忌几分的『邪王』石之轩！”

徐子陵失声道：“石之轩，那岂非是石青璇的生父？”

曹应龙仰望天色，为赶时间转入正题道：“过去百年间，天下大乱，魔门亦应运而生出了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最为突出者就是『阴后』祝玉妍、『邪帝』向雨田和『邪王』石之轩，论名气当以祝玉妍最盛，可是论实力，其他两人绝不在她之下。”

徐子陵吁出一口寒气道：“向雨田临死前回复良知，石之轩既与碧秀心结合，理该亦改邪归正。”

曹应龙露出既恐惧又鄙屑的神色，“呸”一声道：“石之轩乃天生邪恶的人，隋朝之所以灭亡，天下由一统变回纷乱，他须负最大责任。”

徐子陵愕然道：“竟有此事，石之轩凭甚么本事去颠覆大隋？”

曹应龙咬牙切齿道：“石之轩另一个身份就是杨广最宠信的大臣裴矩，负责中外贸易，杨广之所以远征高丽，正是出於他的怂恿。”

徐子陵心中剧震。当日邢漠飞在曼清院当向他们提及此人，说他着有《西域图记》叁卷，记述西域四十四国的风貌，其序文末尾有『浑、厥可灭』之语，导致杨广大兴兵马，远征域外。伏骞今趟东来，正是要找他算账。此人又擅用间计。在西域搅风搅雨，累得突厥分裂，互相攻伐，死伤盈野。杨广亦因叁征高丽，导致叛民四起，终致覆亡。

曹应龙狠狼道：“杨广的不仁无道，虽说与本性有关，但若非石之轩推波助澜，绝不会把杨坚雄厚的家当败得这么快。”

徐子陵头皮发麻道：“这样做於他有何好处？”

曹应龙叹道：“问题是无论文帝、炀帝，均大力提倡佛教。在全国广建佛寺，抄写佛经，宣扬佛学。等若以国家的力量来传教，这与魔门的信念有若南辕北辙，石之轩怎会容他们胡来。说到底慈航静斋与魔门之争，便是一场统道谁属之争。”

徐子陵听得目瞪口呆，不解道：“若只是针对慈航静斋和净念禅院，那为何魔门各派不集中全力，一举把他们歼灭，却要把万民卷入水深火热之中。如惹得外族入侵，岂非更得不偿失？”

曹应龙哂道：“魔门讲求绝情绝性，练至至高功法更会绝子绝孙。他们也像佛说般视生命为短暂的过渡，虚幻而不具终极意义。只不过他们破迷的方法，却非是救世济人，而是视道德礼法为儿

戏，故可为求目的，不择手段，不受任何拘束。”

徐子陵叹道：“曹兄以前所作所为，正深合魔门之旨。”

曹应龙颓然道：“因为我长於魔门的薰陶下，一切只觉理所当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便开始了道统之争，天下始有正邪之别。到妖教东来，汉译胡书，令事情更趋复杂。对你们来说，争天下乃政治之争，对我们则是道统之争。彼兴盛宏扬时，我则沉沦不起。纵使我现在觉今是而昨非，对属於外来的佛教仍是深痛恶绝。哼！佛教不外演其妖书，谬张妖法，欺诈骗庸愚之教。甚么既往罪孽，将来果报，布施一钱，希万倍之酬；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迷愚者妄求功德。如真是万法皆空，何用贪迷至此。”

徐子陵尚是首次听人辟佛，这些论调显是常给魔门中人挂在口边，故曹应龙滔滔放言，有若长河流水。

曹应龙接道：“至於欲灭慈航静斋，更是谈何容易。阴癸派一向与静斋的斗争，始终落在下风，兼且静斋已超越了一般宗教，成为佛道两家的无上圣地。谁若公然对之作出攻击，会惹来道家像宁道奇之辈，又或佛门四宗那些一向不问世事的高僧的干预。”

徐子陵听得茅塞大开，动容道：“佛门四宗是那四宗。”

他虽很想直接询问石青璇的事，但却不由自主被曹应龙的大爆魔门内情所吸引。至此才明白为何曹应龙那么有信心他会认为其情报物有所值，足以换命。

不知不觉间，离天明只有半个时辰，徐子陵的心神已全贯注到这既超然於江湖政治，又与之有密切相关的斗争去。

曹应龙再望天色，迅快答道：“四宗就是天台宗、叁论宗、华严宗和禅宗，主持者均为武功已出凡人圣且道行湛深的高僧，从不卷入武林和俗世的纷争中，当然亦没有人敢惹他们，唯一的例外就是石之轩，他曾先后拜於叁论宗的嘉祥大师吉藏和禅宗四祖道信大师门下，偷学其技艺，在魔门中他亦是身兼两家之长，若非静斋出了个碧秀心，恐怕即使宁道奇亲自出手，怕亦未能制服得他。”

徐子陵见曹应龙如此合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开始相信他洗心革面的诚意，也有点为他的安危担心，虽满肚疑问，却不敢岔远，忙道：“杨虚彦和石之轩是甚么关系，为何他会去害石之轩的女儿？”

曹应龙答道：“严格来说，杨虚彦并不算魔门中人，他与魔门的

关系，是因石之轩而来。”

顿了顿，像猛下决心般道：“杨虚彦就是杨坚之孙，杨勇之子，杨广的亲侄。”

徐子陵动容道：“原来如此！”

一直以来，他们都弄不清楚杨虚彦扑朔迷离的神秘身份，既似听命於杨广，又似助外人来对付杨广。但假若他是杨勇之子，那害死兄长太子杨勇以自立的杨广，便是他的杀父仇人。

曹应龙续道：“石之轩私下救起杨虚彦，以另一孩童之充数，本是不安好心，意图败坏隋政后为杨虚彦复辟。岂知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反意外发觉杨虚彦无论心性资质，均可继承他的绝学，故收之为徒，传以武功，此事除我之外，天下无人知之，所以我才厚颜以此来向徐兄作交换条件。”

接闭上眼睛，脸容转白，体内骨节间隐隐传来“劈啪”轻响。

徐子陵还是首次见到散功的魔门秘法，心中惻然，但又知不应阻止。

曹应龙徐徐道：“当石之轩知道天下乱局已逸出他的控制时，也由於某些我和杨虚彦都不明白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我本不愿与朱粲和萧铣联手，但杨虚彦却亲来见我，说动我布局对付你们。又透露石青璇曾与你联手对付尤鸟倦等人，假设我们不赶快收拾你们，说不定石青璇会把石之轩让她保管，牵连重大的魔门经典交予你，所以必须速战速决，以双管齐下之法，由我对付你们，而他则往四川把经典骗到手上，至於其中细节，连我都不大清楚。只知杨虚彦此人天性邪恶处一如石之轩，且深信只有去掉石青璇，石之轩才能回复『本性』，出而助他取得天下。”

说到最后，他脸上再无半点血色，不住喘气。

徐子陵大生恻忍之心，拉起这曾横行霸道、杀人如麻的大凶人双手，一方面细察其散功是否属实。另一方面则制止他继续散功，骇然道：“杨虚彦告知你这奸谋时是多天前的事，我怎还来得及阻止？”

曹应龙得他真气输入，脸上重现血色，喟然道：“石之轩对我唯一的恩惠，就是传我魔功，现在我已把功夫还他，再不欠他分毫。”

再喘一口气，才接上徐子陵急要知道的问题道：“这小子不知如何竟身负内伤，必须潜修一段时日才可到四川去找石青璇，所以

若徐兄立即赶去，很有机会抢在他前头，为石青璇化解此劫。”

徐子陵此时对他怀疑尽去，放开他双手道：“曹兄究竟尚有甚么未了之愿？”

曹应龙苦笑道：“徐兄确是高明，知道我散功后只能勉强再活一年半载，不过我这心愿只能自己去完成。唉！此事说来话长，简单的说。就是我曾暗中背叛师门，与一女子生下一女，今次就是要抛开一切，回去见她母女一面，让她们知晓我是别有苦衷，非是抛弃她们。”

徐子陵听得呆在当场，若在此之前有人告诉他杀人不眨眼的曹应龙竟怀有这种深刻的妻女之情，实是打死他都不肯相信。

徐子陵知时间无多，撮召来坐骑，并问道：“二派六道究竟是那些派系，关系如何？石之轩又身兼那两派之长？”

曹应龙感激地接过马，道：“《天魔秘》共分六卷，衍而发展出两派六道，各派自成一家，其中以天魔术最厉害，道心种魔大法最诡异，可是当石之轩融汇花间派和补天阁的最高心法后，创出名为『不死印』玄奥无比的奇功，便在魔门自树一帜，连祝玉妍和向雨田也为之叹服。”

接又道：“两派就是阴癸和花间派，六道则为邪极、灭情、真传、补天、天莲、魔相。其中真传又一分为二，分别是道祖真传和老君观。”

曹应龙翻身上马，叫道：“此地一别，再无相见之日，徐兄千万小心杨彦彦，假以时日，他将是另一个石之轩。”

接俯身从怀内掏出一支竹筒，塞进徐子陵手内，这才夹马而去。少帅军四下散开，任他逸出包围圈。

在寇仲和商秀的带领下，近千牧场战士像一片疾云般掩至，刚好目送在曙光初现的地平尽处变成一个小点的曹应龙。

商秀疑惑地瞧远去的孤人单骑，来到徐子陵旁问道：“那不是曹应龙吧？”

徐子陵坦然道：“正是他！”

商秀失声道：“甚么？”

寇仲这时策马奔至徐子陵另一边，勒马停定，目光从曹应龙移到伏地上，背竖榴木棍的房见鼎处，却没有说话。

商秀沉下脸来。狠狠盯徐子陵道：“为何要放走他？”

徐子陵低头瞥了手上的竹筒一眼，淡然道：“他用关于杨虚彦的秘密来换取半年的性命，好去完成一个多年来的心愿。”

商秀变色道：“杨虚彦算甚么东西，竟可在徐爷的心中认为比我千百牧场战士的血仇更重要？”

寇仲忙打圆场道：“场主息怒，子陵这么做必有他的理由。”

商秀脸寒如冰的道：“你当然帮他啦！我并不是发怒，而是需要一个满意的解释。”

此时天色渐明，草原上虽聚集千多战士，但人人噤若寒蝉，屏息静气。

徐子陵目光迎向杏目圆瞪，俏脸煞白的商秀，苦笑道：“我本打定主意，不让曹应龙活离开。只因他交换的情报牵连到小弟一位朋友的生死，才不得不：”商秀打断他道：“甚么朋友？”

徐子陵老实答道：“是石青璇，场主听过她的名字吗？”

商秀呆了一呆，接俏脸色全消，寇仲心中叫糟，但又不知如何补救时，这美丽的场主尖叫道：“原来是石青璇，难怪徐子陵你竟置我们牧场的血仇於不顾，还放这杀千刀的恶贼入海归山，任他继续残害万民，算我识错你。”

接往寇仲瞧去，狠狠道：“我现在去追曹应龙，你去还是不去。”

寇仲为难道：“陵少刚才说曹应龙那家伙已是半条人命，活不过半年，嘿！”

商秀一字一字地道：“我只问你，去还是不去？”

寇仲颓然道：“陵少说过的话，就等若我寇小子说的一样。场主请见谅。”

商秀策马冲前十多步，又绕回来，环日一扫，凤目含煞的点头连说叁声“好”，然后娇呼道：“我和你两人的恩恩怨怨，就此一刀两断，以后各不相干。弟兄们！随我走！”

竟不再追曹应龙，就那么循原路飞骑而去，众牧场战士只好追在她身后，旋风般来，旋风般去，眨眼走个乾淨，只馀下徐寇两人和百多少帅军，互相你眼望我眼，乏言相对。

寇仲跃下马来，苦笑摇头道：“妒忌的女人。”

徐子陵无奈道：“对不起！”

寇仲探手搂他肩头，道：“一世两兄弟，为甚么要说这种话？没有飞马牧场便没有飞马牧场，又不是末日来临。”

徐子陵心中一阵温暖，把竹筒塞进寇仲手里，低声道：“里面该是卷贼赃的藏宝图，本该是给杨虚彦的，有空你便看看吧！”

第二章 分头行事

少帅军在清理战场的当儿，两人坐在漳水旁一堆乱石处，研究曹应龙提供的珍贵情报。

寇仲拾起脚旁一枝折断的长箭，把玩道：“曹应龙说的该是真话。否则就是杜撰大吹法螺的天才。至少杨虚彦受伤一事，便非诳语。且若拿来比对商秀的话，也吻合得天衣无缝。唉！这美人儿场主的脾气真大，谁娶她肯定倒足大霉，我的娘！”

徐子陵苦笑道：“这叫出身不同，我们拜言老大所赐，自少惯於迁就人，她却是高高在上，周围虽拥满人，她却孤芳自赏的躲在她那隔离人群的小天地中，说不尽的凄清寂寞。故纵使她不懂为人设身处地想，我们也不能怪她。只望她气平后，会回心转意吧！否则你重夺竟陵的大计，势将胎死腹中。”

寇仲叹道：“我并没有怪她。人生总不会事事如意的，否则娘和素姐就不用死啦。不过换了我是你，也会放老曹去完成他死前的心愿。若我猜得不错，石青璇就是花间派典籍的看管人，甚至乎顺便看管补天教的经典。而杨虚彦就是扮作侯希白这秘密花间派传人的身份，到四川去骗她害她，你打算怎么办呢？”

徐子陵捧头道：“我有别个选择吗？”

寇仲笑道：“不要扮痛苦的样儿。照我看你因有藉口去找石姑娘，心实喜之才真，你摆摆屁股，我也知你到茅厕是站是坐。”

徐子陵讶然朝他瞧去，奇道：“想不到你还有心情开这么肮脏的玩笑。”

寇仲惨然道：“今次我们虽大获全胜，但却折损近半兄弟。他们一直随我出生入死，我却不能带他们回去与家人团聚，共享富贵。不说几句粗话，怎排遣填满胸臆的悲情。”

徐子陵愕然道：“你这哀悼的方式确是古怪。”

寇仲仔细打量他道：“你一向比我更悲天悯人，为何竟似有点无动於中的样子？”

徐子陵沉思片刻，轻叹道：“我不是无动於中，只是对生死有点麻木不仁。素姐去世后，我常思索生死的问题。死后会是怎么一番情景？一是『有』，一是『无』。若甚么都没有，那就一了百了，痛苦伤心绝望沉闷只属生者的事。若是有的话，那就真有趣，管它是再次投胎又或身处天宫地府，总之是另一番天地。这么去想，死亡就不是那么可怕。我们为死亡哭泣，只是看不通透。我甚至对死亡还有点期待，这方面老天爷公平得很，不管你贵为王侯，又或只是寻常百姓，都要亲身经历体验一次。”

寇仲听得发怔，好一会才吁出一口气道：“期待归期待，你可不准自尽，至少不可在寻得『杨公宝库』前去寻死。”

徐子陵没好气道：“去你的奶奶！好哩！我现任须立即入四川，你要到那里去？”

寇仲苦恼道：“最理想当然是陪你去探访你的小青璇，可惜我必须赶去看看陈长林和他的江南子弟兵，只好和你约定一个地方，碰头后齐赴关中试我们的运气。唉！你要小心点！”

徐子陵淡然道：“怕我没命陪你去寻宝吗？”

寇仲哂道：“比起我的好兄弟，『杨公宝库』算那码子的东西？”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我只是说笑，大家都要小心点。我们不但卷入争天下的大漩涡内，更逐步卷入正邪秘而不宣的角力中，一个疏神，会陷於万劫不复之地。”

寇仲霍地站起，凝望往西下沉的太阳，一字一字地道：“事实上自我们得到《长生诀》的一刻，我们早陷身在这场不为人知的斗争中，逃也逃不了，这是命运。”

徐子陵一口气急赶四天叁夜路，到抵达大巴山东的一座县城时，再支持不住，只好投栈歇息。

自古以来，进入巴蜀的道路便以难行著称，因其被群山环绕，重峦叠嶂，山高谷深。其间大江如带，汇川联流，既是气势磅礴，更是险阻重重。

入川之途，陆路须通过大娄山和大巴山上的盘山栈道，水路则有叁峡天险。所以无论川外的地方如何纷乱，只要能据川称王，凭其境内稠密的河道，且有都江堰自流灌溉的系统，农业发达，必可暂得偏安之局，致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蜀郡虽以汉族为主，但却聚居了四十多个其他羌、彝等少数民

族，极富地方风情。

徐子陵落脚的县城是湖北房陵郡堵水之北的上庸城，是往蜀郡主要路线的其中一个大站，只要往西多走半天，便可进入大巴山的山区地带。

此城的控制权名义上是落在朱粲手上，实质上却由旧隋官员和地方帮会结合的势力把持，因而侥幸没有被朱粲的迦楼罗军的蹂躏祸害，只受其有限度的剥削。

据白文原说，四川和附近一带的帮会均奉川帮为首，这川帮是已属独尊堡外最大的势力之一，帮主“枪王”范卓武功高强，擅使长枪，与“武林判官”解晖亦是平起平坐，备受武林推崇。

徐子陵浸个痛痛快快地由澡堂回房后，睡了半天，到黄昏时分，才到街上的馆子大吃一顿。

忽然间，他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这几天昼夜不停的赶路，使他耗用大量气力和真元，也使他无暇去想任何事情，所有烦恼都给他抛在脑后。

饭后他要了一壶酒，尚未有机会喝第一口时，心生警兆，下意识朝入门处瞧去，只见一名美丽少妇在四名汉子陪伴下，昂然掀而入，赫然是长江联的女当家郑淑明。

郑淑明摆明似是来找他的，直趋而来，毫不客气的坐入他对面的椅子去，凤目生威的低喝道：“果然是你！”

那四名大汉散住四角，其他客人立时感受到那异样的气氛，纷纷结账离去，连店夥都躲到不知何处去。

徐子陵举一饮而尽，微笑道：“郑当家有何指教？”

卜天志和陈长林把风尘仆仆的寇仲迎入位於江都西南，本属巨鯤帮的秘密庄院内。

坐好后，陈长林欣然道：“幸不辱命，五百二十八匹契丹和高丽良马，已尽归我们所有。”

寇仲大喜道：“两位真有本事，竟可一个反手便把许多良马完全接收过来，究竟是怎样办到的？”

卜天志捻须笑道：“当然是用计智取，我们在东海集齐人手后，放船出大海，然后全速赶往长江的出海口，埋伏在胡逗洲处。当运马的叁艘海船驶至时，我们挂上李子通的旗帜，摆出护航迎接的姿态，又讹称前方被杜军封锁，须於江都附近的宁海登岸，其他细节，